

国际公民教育的视界：主动公民身份再造

刘丹^{1, 2}

(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5; 2.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教育学院, 美国伊利诺伊 61820)

[摘要] 发轫于古希腊城邦时期的主动公民身份思想, 随着近现代亲密性社会的兴起而日渐式微。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主的赤字、社会资本的销蚀和共享价值的迷失都是主动公民身份消解的后果。为了有效地应对主动公民身份消解带来的危机, 西方公民教育界开展了政治性描述、理论性界定和经验性分析三种研究路径。在实践中, 以“全校策略”框架为代表的主动公民身份再造运动更是风起云涌。然而, 由于主动公民身份的再造是一个动态性的系统工程, 因此其再造之路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 主动公民身份; 公民教育; 全校策略; 再造

[作者简介] 刘丹(1981-), 女, 湖北荆州人,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教育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一、主动公民身份：历史的源流与近现代的危机

公民身份与公民的本质内涵密切相关, 而公民概念具有深厚悠久的历史蕴涵, 其源流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政治时代。尽管不同时代语境下的公民理论阐述有着不同的取向, 但无一例外地折射出“公民”概念的本质内涵, 即公民是作为个人权利和义务相完备的主体性存在。“公民身份是一种成员地位, 它包含了一系列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这种成员地位旨指平等、正义和自主。公民身份的本性和发展在任何特定的场合, 通过相互的情境、内容、深度和广度上的沟通而获得理解”。^[1]可见, 在政治哲学视域中, 公民身份既是一个与权利相关的概念, 也是一个与义务相关的概念, 它是公民在政治共同体生活中承担政治事务、进行政治活动的身份确认与保障, 因此蕴含着非常明显的“主动公民身份”(Active Citizenship)诉求。

然而, 自 17 世纪以来,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陆续取得成功, 自由主义作为反对封建束缚的一种历史性思潮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逐步发展成为西方政治生活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政治思潮。而作为自由主义重要理念的个人主义则在经济全

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冲击着传统的人性观和世界观，现代人已习惯于用亲密情感来衡量包括各种非人格的社会因素在内的一切，这使得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原本平衡的关系出现了某种失衡，并导致了以下危机：

1.民主的赤字。民主在全球化巨大冲击下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悖论：一方面民主在全球广为传播；但另一方面，在所谓“成熟的民主国家”中，人们对民主的幻灭与日俱增。在许多西方国家，公民尤其是年轻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意愿与水平持续走低引起了人们严重担忧。^[2]一份 1964 年的民意调查表明，76%的美国民众信任政治家们一直或基本上在为选民们谋福利，而 30 年后一份类似的民意调查则表明，持这种信任态度的民众比例下跌到仅为 25%。^[3]

2.社会资本的销蚀。社会资本——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作为一种社会粘合剂，它不仅可以减少经济交换中的成本，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促进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也可以为个人带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财富，从而提高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还可以减少冲突，增加妥协，增进公民对政治的、社会的参与，使民主制度运转良好，提高政府效率，从而实现善治（good governance）。因此，社会资本是一个完善社会所必需的，它是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必要补充。然而，经济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移民浪潮却对如何继续保持社会的凝聚力带来了问题。大量的事实证据表明，近几十年来，一向以活跃著称的美国公民社会也正处于明显的下降趋势，社会资本在不断萎缩。^[4]

3.共享价值的迷失。一般而言，一个社会总是扎根于一定的共享价值之上，而这些价值总是奠基于一定的道德基础上，然而，自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新的道德”思潮席卷了西方大部分国家，它有力地冲击了许多传统的道德规范，这就是所谓的“道德相对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对传统道德的挑战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如英国的学校课程评定机构（SCAA）通过召开价值教育论坛确认了某一组核心价值的存在，全球伦理协会也希望诸如责任、同情、诚信、公平、尊重等这样一些价值能够得到世界范围内的支持和共享。然而，即使有了这众多的回应，关于价值共享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所谓大家所认同的某一组核心价值，在不同的环境或不同的语境中仍然会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它仍然无法完全解决“道德相对主义”所提出的问题。

总而言之，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自我迷恋、日益膨胀的个人主义是与 17 世纪以来公共信念和公共生活的衰落直接相关的。现代社会的公众不再视参与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为义务，甚至认为公共生活变得极其无趣，而这或多或少都与主动公民身份的消解有关。因此，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主动公民身份的再造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前提条件。也正因为此，西方许多富有洞见的学者纷纷开展了对主动公民身份的研究和探讨。

二、主动公民身份：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

虽然主动公民身份目前已是国际社会在讨论公民教育政策时常用的一个术语，但是究竟何谓“主动公民身份”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这主要是由于在不同的语境中对主动公民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正是基于这一考量，本文并不打算对主动公民身份的内涵进行界定，而是转换研究论域，对西方学者关于主动公民身份的研究进行梳理，从而使我们能从宏观上对主动公民身份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总体来说，学界对主动公民身份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

一是政治性描述。这种政治性的描述一般而言是作为与现时代政治相契合的政治性口号而被采用的，呼吁广大公民通过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与政府一同承担起关乎自己和他人的美好生活的共同责任。然而，通过仔细比较，我们也会发现在不同的国家对“主动公民身份”的理解实质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虽然新加坡和加拿大两国政府都支持主动公民的培育和发展，肯定公民在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美德，但是，新加坡政府对反对性的政见仍持保留态度，同时，抗议和示威游行在这两个国家中也是被区别对待的。正如科尔（Ker）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究竟何谓‘主动的’公民身份以及他们对政策和实践有着怎样的潜在意义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5]

二是理论性界定。从理论上来看，对“公民身份”的解释先后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演化，并形成两大鲜明的理论传统：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传统与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传统。与此相应，对“主动公民身份”也同样主要存在着这样两种不同的理解。公民共和主义将主动公民身份的理论基础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并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其概念内涵进行了扩展，强调公民不仅要在理论上拥有参与影响其未来福祉的讨论和决策的可能性，而且也能够从实际上运用这种可能性。^[6]新自由主义则将“主动公民身份”的概念更多地与服务供给联系起来，认为“面对政府责任在社会供给领域的广泛撤退，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公民需要表现得更加积极以保证他们所有权享受的服务的标准和类型”。^[7]

三是经验性分析。现在已有一系列通过运用现实调查的数据来研究“主动公民身份”的方法。还有一些研究则试图通过设计或加入其他的指标以扩充原先的测量量表，从而使“主动公民身份”的维度更加丰满。总之，通过各种方法的混合运用（调查、访谈、观察等）分析学生对公民活动的态度。

由此观之，主动公民身份的本质特征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然而，尽管问题极其

复杂,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少学校仍然积极探索与自己学校具体情况相符的主动公民教育的方法,其中以英国伦敦卡姆登自治镇的前首席行政长官彼特·米切尔(Peter Mitchell)提出的“全校策略”(a whole-school strategy)框架最为显著,^[8]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很多学校的具体实践都是对这个框架的反应和折射。

三、“全校策略”与主动公民身份再造:任重而道远

在当代西方,很多国家的公民教育已经普及。但鉴于在全球化浪潮中所产生的上述一系列问题,主动公民教育被日益提上议程,即它“不仅指关于公民身份和公民社会知识的教育,还包含了关于价值、技能及理解能力发展的教育”。^[9]“全校策略”就是对这一本质内涵的积极反应,这个框架主要由以下六个方面组成:

1.领导层。如果没有校长和学校高层管理团队的充分支持,公民教育的“全校策略”是不会有其任何效果的。在“全校策略”中,校长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学校的高层管理员工中培养一种以责任为中心的文化氛围,并带领这样的团队完成以下任务:(1)设定目标和价值;(2)课程发展;(3)动机;(4)质量管理;(5)边缘管理。由于学校的公民教育与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息息相关,所以这五个方面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一个整体。

2.课程编制。学校公民教育的实际效果如何与课程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课程的编制是学校公民教育的核心部分。在学校公民教育的“全校策略”中,课程的编制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部分:(1)课程的制定;(2)创造性的学习经验;(3)课程评价;(4)学生的参与。

3.专业进修。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社会正逐渐从教育型文化转变成参与性的学习型文化,教育从其根本上来说也是一种学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主动公民教育的“全校策略”中的专业进修不仅仅是指某一堂课或某一个理论会议,也不仅仅是指关于公民身份的教学实践,而是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它要求学校的所有员工:(1)知道和懂得公民教育三大组成部分(即社会责任、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素养)^[10]的内容及其目标;(2)清楚自己的专业特长对学校的公民教育所能起到的作用;(3)知道并懂得如何在学习过程中运用民主的和参与性的学习方法;(4)以公民教育的目标和价值为范本调整自己的行为及关系处理方式;(5)帮助和支持学校内部能够促进公民教育的组织和机构的发展。

4.管理。在主动公民教育的“全校策略”中,管理意指保证所有的资源、体制以及人都能够认识到公民教育所设定的目标和价值,这意味着要在学校工作和生活中相互关联并有所重叠的三个方面调配好资源和责任:(1)学习,即指学校作为学习共同体;(2)行为,即指学校作为公民共同体;(3)民主参与,即指学校作为一个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一起参与民主

活动。当然，这三种共同体在不同的学校其各自所要承担的责任是不同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需要通过某种管理方式使主动公民教育贯穿于这三种不同的共同体中。

5.环境。此处所谓环境，不仅包括学校公民教育所处的自然环境条件，也包括所有能促进学校公民教育发展的资金、与其他社会共同体和组织的合作关系、与当地政府和权威机构的关系等一系列条件，因此，不同的学校会有不同的环境条件，很难一概而论。鉴于此，服务于主动公民教育的“全校策略”以建议的方式提出了以下几点：（1）将学校和其他社会共同体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学校的公民教育置于学校议事日程的核心地位；（2）重新审查自己学校的面积及设施使用情况，以寻求机会最大限度地创造有利于学校公民教育和社区发展的自然环境。（3）所有的学校都应当地的权威机构保持联系；（4）公民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所有的学校都应将长期发展作为其考虑的中心，并积极寻求与当地政府、商业活动以及其他共同体组织恰当的合作关系。

6.审查。确切地说，审查并不是主动公民教育的组成部分，相反，它只是作为一种反馈审查前文所述“全校策略”的五个方面究竟实行到何种程度以及其实行的效果如何。公民教育的目标就是使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发生改变，人们将自己作为主动公民看待，希望并有能力对公共生活及公共事务产生影响。而这一目标的达到与否不能通过考试来检验，因为考试的得分高低并不必然表明一个人的政治行为素质高低以及公共参与的能力高低，鉴于此，主动公民教育的“全校策略”对审查部分设计了这样一个框架：首先，认识到公民教育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其次，学校的道德风貌及思想观念；最后，学生主动学习的程度。

以上就是关于主动公民教育“全校策略”框架的全部内容。实际上，西方国家的很多中小学已经或正在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践行着“全校策略”，并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积累了难得的经验。总体而言，这个“全校策略”是比较现实可行的。当然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全校策略”的实行也会遇到很多难题，尤其是在具有不同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国家和地区推行时就更是如此。因此，主动公民身份再造一定要结合具体的国情、区情和校情灵活应对，切不可生搬硬套，盲目移植。

参考文献：

- [1] Keith Faulks, *Citizenship*, London:Routledge, 2000:13.
- [2] 饶从满.主动公民教育:国际公民教育发展的新走向[J].比较教育研究, 2006, (7):2.
- [3] John Potter, *Active Citizenship in Schools*, London:KoganPage, 2002:40.
- [4] 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American'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 January 1995:65~78.

[5] Kerr, D., Nelson, J. and Ireland, E. Exploring the Meaning of 'Active Citizenship' in England, Europe and beyond, *infernews*, Summer, 2006:4~5.

[6] Hvinden, B. and Halvorsen, R. Emerging Notions of Active Citizenship in Europe [EB/OL], 2001. http://www.shakti.uniurb.it/eurex/esa/PDF/ESA_Hvinden.pdf. 2006-01-18.

[7] Kennedy, Kerry J. Student Construction of 'Active Citizenship': What does Participation Mean to Student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Vol.55, No.3, September 2007:307.

[8] Peter Mitchell, *A Curriculum Framework for Citizenship and Social Education*, CSV, 1999.

[9][10] Bernard Crick, *Final Report of the Advisory Group on Citizenship*, 1998:para 3.1, 2.10~2.12.

The New Perspective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Active Citizenship Reinventing

LIU Dan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rise of modern intimate society, the concept of active citizenship derived from the Ancient Greece is fading away. The democratic deficit, the erosion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question of shared values prevailed in modern society ar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ss of active citizenship. In order to reply to the crisis brought by the loss of active citizenship, western educationists study the active citizenship in three different ways: political description, theoretical defini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In practice, the reinventing of active citizenship based on the whole-school strategy is tried in most western countries and schools.

Key words: active citizenship; citizenship education; whole-school strategy; reinventing